

千變萬化

其端無窮

先生言於孝宗曰

天下之事

而實難為功

救其末者

雖若切至

有末 正其本者

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

晦翁先生曰

天下之事

有本

朱子節要卷之八

漢章句庫

求己文庫

開明

列諫諍之職

以自

是以建師保之官

間

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

敢有須臾之怠

然猶恐其隱微之

神明

如臨淵谷

未嘗

而所以精之一之

克之復之

如對

中

幽獨得肆之地

雖在紛華波蕩之

持守此心

雖在紛華波蕩之

是以古先聖王

兢兢業業

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

而不可掩

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

常若

中

其心之邪正

若不可得而窺

人主以渺然之身

居深宮之

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

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

聲色貨利為至戒

心術 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

欲圖大者 當謹於微 欲正人主之

而其流風餘烈 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

精粹純白 無少瑕翳

此先王之治 所以由內及外

自微至著

一動一靜 無不制以有

使其左右前後 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

財賄 與夫宦官宮妾之政

規正 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

之頃 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司之法 而無纖芥之隙瞬息

一動一靜 無不制以有

使其左右前後 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

財賄 與夫宦官宮妾之政

規正 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

之頃 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司之法 而無纖芥之隙瞬息

一動一靜 無不制以有

使其左右前後 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

財賄 與夫宦官宮妾之政

規正 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

成湯當放桀之初

便說惟皇上帝

悅而誠服

廓然大公

而天下之人

莫不心

則兼臨博愛

月無私照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

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

日

而昧於遠猷

不甘受佞人

不循偏見

而謂衆無足取

而欲人必已同

不敢自是

以盡下

存祇懼之心以畏天

然後乃可爲者

擴寬宏之度

夫

子

節

要

卷

之

八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中 又各有切要處

所謂大根本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

而每事之

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惟聖時憲

惟以亂民

見古聖賢

逸豫

惟天聰明

王君公

承以大夫師長

不惟

朱子節要

天道

建邦設都

樹后

傳說告高宗便說

明王奉若

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

父母

惟人

萬物之靈

蓋聰明

武王伐紂時

似說惟天地

萬物

克綏厥猷惟后

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

朱子節要

根本之歸

則是腐儒迂濶之論

或精覈事情

而特昧

而不識事物之要

以立其本也

若徒言正心

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

以與此者

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然未有六本不立

而可

而可

不喜導諛

則聽言用人之要也

則治軍之要也

樂聞警誠

帥

不出近習

役

則養民之要也

公選將

則立政之要也

擇良吏

輕賦

謂切要處

如任賢相

杜私門

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

而所

天下之紀綱

不能以自立

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

賞罰之施也

何謂風俗

以定上下之分

核功罪

以公

何謂紀綱

辨賢否

持之於上

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

則以先有紀綱以

所欲者

則以先有紀綱以

使之各循其理

而莫敢不如吾志之

治者

乃能總攝而整齊之

欲行其私

而善為

四海之廣

兆民至衆

人各有意

與論當世之務矣

俗士功利之談

皆不足

之名也

此聰明

輕信其言

此聰明

實也

偏聽左右

以求至當之歸

此聰明之

日與圖事

反覆辨論

不可求聰明之名

信任大臣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

然後可得而正

閉塞私邪之路

遠小人

自正

必親賢臣

紀綱有所繫而立

君心不能以

無偏黨反側之私

然後

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

然後

然後

然後

者之禍

甚於女寵

不可不并以為戒

歐陽公嘗言宦

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為奸

不然則為王莽矣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一物不被其化

薰蒸洋溢

天下無一民

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

積累到

直是如此

這別無說

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

必求諸非道

這如何會不治

必求諸道

有言遜於心

有言逆於心

治道別無說

使人主恭儉好善

而不可以少怠

朝兢夕惕

居安慮危

無一事之可為

尚當

而宴安酖毒之可畏

政使功成治定

天下之事

非艱難多事之可憂

也

此天下之至言

萬世不可易之定論

太子正

則天下定矣

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

與選左右

教得

係於太子

太子之善

在於蚤論教

賈誼作保傅

其言曰

天下之命

其言尤為深切

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難而能外死生

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 臨患

之時 誠若無所用者 然古之人君

仗節死義之士 當平居無事

黃巢之徒 其已事可見也

不生於饑餓 赤眉黃巾 葛榮

盜賊 盜賊竊發之端 何嘗

自占國家傾覆之由

所以生起禍亂

皆是從這裏來 何嘗不起於

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 大抵有國有家

人之所同好也 而我欲專其利

省賦之實 在治軍 財者

而郵民之實 在省賦

天下國家之大務 莫大於郵民

天下國家之大務

風俗日偷

非常之禍

是以紀綱必壞

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

無學識

重爵祿

輕名義之

所用

而專取一種無道理

安寧

便謂此等人才

必無

事也

惟其平日自恃

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

以逆折奸萌

潛消禍本

心正於上

風俗美於下

足

平日無事之時

得而用之

則君

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

難而能盡忠節

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

臨患

萌

巡等早見用於明皇

豈不能銷患於未

使明皇蚤得巡等而用之

則遠方下邑

如巡遠杲卿之流

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

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

皆已頓顙賊庭

而起兵討賊

而起兵討賊

而起兵討賊

而起兵討賊

將相貴戚近幸之臣

以天寶之亂觀之

其

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

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

而無一人可同患難

平日所用之人

交臂降叛

不及

伏於冥冥之中

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

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

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

小人自化

皆革面做好

而不仁者遠

蓋是君子道盛

且如舜舉皋陶

湯舉伊尹

若要盡去他

反激其禍

不可太故去他

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

...

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

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

做宰相

只要辦一片心

一雙眼

體

古之君臣 事事做得成

緣是親愛一

舉哉

又何至為仗節死義之

...

朱子節要

卷之八

七

以精

誠心素著

則得之多

拏之惑

則其察之得

則其觀之得以久

無利害紛

而未及也

無旦暮倉卒之頃

用之於有事之日

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

於無事之時

而參伍較量

責者

必咨詢訪問

取之

是以君子

將以其身任此

國論

必有待於眾賢之助焉

其所賴以共正君心

同斷

為能周天下之事也

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

一手足之勤力

古之大臣

以身任天下之重

非必勦滅之也

人了

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如何

也
或曰
未當其任

而其遺風餘韻
猶稱思於後世

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

望實日隆
而士心附
此古之君

而吾德修
取舍不眩
則

幽隱畢達
則讜言日聞

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

而不差
多且富

久且精
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

畏而不來
則無巧偽之亂真

不盡
欲進者無所

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
則無幽隱之

歲引月長
則蓄之富

求薦

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

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

士人當有禮義廉恥

士人當有禮義廉恥

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

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

朝廷設官求賢

朝廷設官求賢

故在

而士之所守

乃以不自失為貴

而士之所守

乃以不自失為貴

宰相以得士為功

宰相以得士為功

宰相以得士為功

下士為難

棄一長如此而已

棄一長如此而已

不以小惡揜大善

不以小惡揜大善

不以衆短

而猶以為未足也

而猶以為未足也

又於其類而求之

則稱之譽之又不及

則稱之譽之又不及

則鄉之慕之如是

禮際所及

禮際所及

則親之厚之皆不及

曰權力所及

曰權力所及

則察之舉之

則察之舉之

瑣細如蛾蝨

如鬼蜮狐蠱

回互隱伏

糾結如蛇蚓

必君子也

而其依阿澆

鳳之為祥

磊磊落落

無纖芥

雨露之為澤

如龍虎之為猛

如麟

如高山大川

如雷霆之為威

疏暢洞達

如青天白日

天下之人

凡其光明正大

陰為小人

竊推易說以觀

易

以陽為君子

柔必暗

暗則難測

故聖人作

易知

凡陰必柔

剛必明

明則

天地之間

有自然之理

凡陽必剛

夫之朋黨為患

與留丞相書曰

蒙垂諭浚以士大

而猥云無黨

若其不分黑白

是大亂之道也

子小人分明

不辨是非

朝廷要無黨

須是分別得君

亦豈得而逃哉

亦豈得而逃哉

際 尤所謂燦然者

彼小人者雖曰難知

無不發見

而况於事業文章之

雖言談舉止之微

之極既定於內

則其形於外者

不可方物者

必小人也

君子小人

如盜賊阻呪

閃倏狡獪

上之所以告於君者 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
忠邪為已任 是以

熹恐丞相 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

聖之已事 今未遠也

往往反為所擠 而目以為黨 漢唐紹

道 無所回互

必將有以自蓋其迹 而君子恃其公心直

道

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

而惟黨之務去

蓋不察其賢否忠邪

朋黨而欲去之者 往往至於亡人之

止於縉紳 而古之惡

所當疾也 然熹竊謂朋黨之禍

此古今之通病 誠上之人

未

合天下之人

以濟天下

延納賢能

黜退姦險

孤立無朋者

此一介之行也

朝廷亦不之問也

夫杜門自守

肆為誣善之語

而

旁若無人

敢於干祿之輩

以調柔之

反使之意豪氣健

夫此之謂也

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

之黨

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

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

邪讒賊

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

之心 慰天下之望

而陰

進退予奪者

未能有以服天下

小人之分

下之所以行於

小人之所以行於

又與留丞相書曰

前輩有論

幾乎

憚也

如此

則天下之事

其庶

黨

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

以身為之黨

不惟不憚以身為之

不疾君子之為黨

而不憚

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

不惟

則顯然進之

則顯然黜之

惟恐其去之不盡

事也

其果姦且邪耶

惟恐其黨之不眾

而無與共圖天下之

其果賢且忠耶

則顯然進之

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已任

為是

而有黨者為非哉

願丞相

之事者

宰相之職也

奚必以無黨者

則顯然進之

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

後之覽者 得其言而不得其心

之弊政者 豈不盡美而盡善乎

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 盡革熙寧

而并絀王蔡之屬

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

而此舉真可為萬世法也

君子不可專任

小人不可盡去

不若如是之猶為愈耳 非以

已之論 以為與其偏用小人 而盡棄君子

熹嘗謂 此乃不得

不至於朝廷者 世多以為名言

故當時朋黨之禍

兼收竝用異趣之人

嘉祐元豐

曰然如朝廷便須開言路

問論治便當識體

以為太甚

熹竊有所未喻也

乃在於分別之未精

然則元祐之失

亦非獨章蔡之能為已禍也

卒以助成仇敵之勢

必非小人

者之非君子

可悲也 至如元祐

卒至於委靡而不振

國論日卑

策

是以患生於心腹

而不知同已者之未

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已

此

而天下之勢

是以

而不知進求其盡善盡美之

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

荅廖子晦曰 爲政以寬爲本者

便都傷了大體

躬廉退之節 又却向前要做事

合當閉門自守

退寡默 及至處鄉里

近臣 合當審諤正直 又却恬

退寡默

定格局合如此做

如爲天子

抑末作

這都是

治告訐

除賊盜

勸農桑

役

如作州縣

便合

去賊吏

除暴斂

均力

如爲大吏 便須求賢才

通下情

消朋黨

消朋黨

其淡

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

正如古樂以和為主

而周子反欲

而今反欲其嚴

之患

聖人說政以寬為本

明白實受其賜

而無間隔欺蔽

人之蒙惠於我者

亦得以通達

得以隨事及人

而無頽弊不舉之處

而無頽弊不舉之處

截然而不可犯

然後吾之所謂寬者

便須有綱紀文章

關防禁約

及其施之於政事

而自嚴

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

之時

故其政

不待作威

持身整肅

無偷惰戲豫

古人察理精密

而無偷惰戲豫

宦官之弊

宦官之弊

德者至矣

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豈復有後世

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
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

皆總之

晦翁先生曰

周禮天官

朱子節要卷之九

小...

民 反不被其澤矣

於是姦豪得志

而善良之

後 可否與奪之權

皆不在已

之心 而事無統紀

緩急先

平耳 如其不然

則雖有愛人

故必以是矯之

乃得其

所謂和者乃哇淫

非古之所謂寬與和

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

以分刺史之權

許判官徑申御史臺

刺史不肯發

判官有事欲奏聞

稍重諸判官之權

刺史為之發奏

則

史總之

如轉運刑獄農田之類

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

使

每路只須置一刺史

正其名曰按察

開做

使恢恢有餘地

方可責成

容他各辟所知

天下須是放

縣官

縣官

縣官

縣官

縣官

縣官

縣官

於某經某史命題

使人心有所

之。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其。七。其。八。其。九。其。十。其。十一。其。十二。其。十三。其。十四。其。十五。其。十六。其。十七。其。十八。其。十九。其。二十。其。二十一。其。二十二。其。二十三。其。二十四。其。二十五。其。二十六。其。二十七。其。二十八。其。二十九。其。三十。其。三十一。其。三十二。其。三十三。其。三十四。其。三十五。其。三十六。其。三十七。其。三十八。其。三十九。其。四十。其。四十一。其。四十二。其。四十三。其。四十四。其。四十五。其。四十六。其。四十七。其。四十八。其。四十九。其。五十。其。五十一。其。五十二。其。五十三。其。五十四。其。五十五。其。五十六。其。五十七。其。五十八。其。五十九。其。六十。其。六十一。其。六十二。其。六十三。其。六十四。其。六十五。其。六十六。其。六十七。其。六十八。其。六十九。其。七十。其。七十一。其。七十二。其。七十三。其。七十四。其。七十五。其。七十六。其。七十七。其。七十八。其。七十九。其。八十。其。八十一。其。八十二。其。八十三。其。八十四。其。八十五。其。八十六。其。八十七。其。八十八。其。八十九。其。九十。其。九十一。其。九十二。其。九十三。其。九十四。其。九十五。其。九十六。其。九十七。其。九十八。其。九十九。其。一百。

每科舉後 便曉示後舉

三禮為一類 春秋三傳為一類

某嘗欲作一科舉法 以易詩書為一類

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

是第義 今不能行 只

今科舉之弊極矣 鄉舉里選之法

衝流 必不勝矣

注之干仞之壑 而徐翳蕭葦以捍其

末以防之 是猶決湍水

足以悅其心 而區區於法制之

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夫理義不

學校之政 不患法制之不立 而患

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

幾何 輸稅幾何 非泛科率又幾何

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

今井地之制

孟子論王道

理會

未

其文一切含糊 是非都沒

這事大關世變

東晉之

著實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

今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

只直述大意

須變其虛浮之格

不過數舉

定止

則經史皆通 經義 專心看一經一史

其王之子 則嫡者一人繼王 庶子皆封
 漢世宗室 惟天子之子 則裂地而王之
 只有屯田可減民力
 今日民困 正緣屯兵費重
 但看利害分數如何
 天下制度 無全利而無害底
 矣

則民力之慘舒 亦不至大相絕
 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
 均節之 有餘者取 不足者與
 通練之士數人 類會考究 而大
 俟其畢集 然後選忠厚
 有餘者歸之何許 不足者何所取之
 諸色支費總計幾何

軍事

懇切愛民

後差發遣南康

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

訪求名士 以為表率

學事 選邑秀民充弟子員

職兼 職兼

王泉州同安簿 蒞職勤敏

...

明教化為先

中進士第

先生為治 所至必以興學校

販米是也

農畝之事 如光武少年 自

無異 其勢無以自給 則不免躬

諸子則皆無封 故數世之後與庶人

侯 侯惟嫡子繼侯 而其

戶閉糶牟利

細民發廩

先生所居之鄉 每歲春夏之交

豪

變

禁僧尼之教

俗為大

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

揭以示之

未知禮

採古喪葬嫁娶之儀

諸生質疑問難

誨誘不倦

知漳州

以習俗

閩里安靜

數詣郡學

不少貸

由是豪強斂戢

政者

懲之

恐不及

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

如已隱憂 興利除害

惟

每出皆乘單車

屏徒從

拊問存恤

所活不可勝計

部

窮山長谷

靡所不到

食

分畫既定

案行所

屬鈞訪民隱

至廢寢

及至客舟已輻輳

日與僚

即移書他郡

募米商蠲其征

...

鹽

先生拜命

湖東大饑

命先生提舉常平茶

諸路推行之

安業

後上其法於朝

社倉以賑貸之

米價不登

人得

至挺變

先生幸鄉人

置

強奪

動相賊殺

幾

...

費力

用智用數

不是他有智

只是偶然

其他費心

天也

古人做得成者

公平正大行將去

其濟不濟

利

明其道

不計其功

晦翁先生曰

只有一箇正其誼

不謀其

朱子節要卷之十

小節要卷之十

興水利為急

由是所部肅然

而尤以戢盜捕蝗

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

而人不知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

毫不及州縣

以故所歷雖廣

一身所需

皆自齎以行

秋

上不敢愚其君

以為不

追亡

不敢少緩

汲引以求其助

如救火

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

拔援

知有所未明

力有所不足

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為之

天下之事

知之不惑

任之有餘

古之君子

若大臣之任者

其於

兩般看

脩身事君

初非兩事

不可作

當自身始

之非始

欲格君心則

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

則當自格君心

牢籠計較

都不濟事都是枉了

中外遠邇

心悅誠服

則庶乎德業盛大

表裏光明

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

下之議

有從違

則開以誠心

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

於天

於天下之事

有可否

則斷以至公

臣之責

可以無愧

可以無愧

道足以濟時

而於大

所當為

夫是以志足以行道

無一毫私情之累

而惟知其職之

不足共成事功

屹然中立

中不敢薄其士大夫

以為

以為不足以興教化

足與言仁義

下不敢鄙其民

但有患失之心

便自無所不

凶惡猛鷲

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

自古小人

所以敗亂國家

豈皆

而未已也

而其流禍之長

及於後世

此者

以其有害于善人 使民不得被其澤

仁人不深惡乎彼

而獨深惡乎

其可惡者

不但媚嫉一事而已

小人為惡

千條萬端

温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

與其得小人

不若得愚人

以就其器業

士有一善

即當扶接導誘

人才衰少

風俗頹壞之時

欲以口語擠之 固未為當 而

諸賢 憂確之不可制

熹竊以為元祐

州及元祐流人以為至當之舉

答鄭景望曰 來教論范忠宣救蔡新

乃絕後患耳

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

勢

恐不如此亦不免禍

元祐誠有過甚處 然當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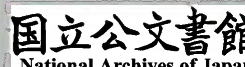
非固欲與之和也

韓富當時事力 蓋不足以勝二姦

固不當過為忿疾 然無交和之理

答潘叔昌曰 君子之於小人

至



見所發之不同

蓋毫釐之間

天理

徒見所施之相似

而未

道所見與忠宣合

正恐

適而非私者

邵子文以為明

戒何耶

推此心以往

恐無

為臯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

則必此言之為也

且舜流四凶

拱手坐視而不敢逐

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

自取禍敗

尤非正理

違好還之戒

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

亦未免於自私

皆非天討有罪之意

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

然堯不誅四凶

直... 然堯不誅四凶
答張敬夫曰 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

卓然

事事物物

無非至當矣

此玩心 則勿忘勿助之間 天理

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與

學者要當於

不偏不倚

表裏該備

...

曰 君子求諸已

詳味此言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而又

故先聖云

廉隅毀頓 其弊有甚於好名

此固一矣

然偏持此論

將恐

又聞淡以好名為戒

人欲之差 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

今朝廷之上 不能辨別這是非

都做不得 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

今天下事 只礙箇失人情 便

而欲學之則誤矣

然力量未至此 誤也

見其可而有是言 非傳聞之

所謂元豐大臣 當與共事 蓋實

此等事 類非常人所及

異意者 亦稱其賢

論新法而荆公不怒 同列

而上下響應

而明道或庶幾焉 觀其所在為政

仕於季孫 惟聖人有此作用

伊尹五就桀 孔子

多事而無怨 孔子

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

躲箭處立地

却笑人慷慨

遂至凡事回互

都揀佞風

今日有一般議論

只不要矯激

未有不陷於害者

作事若顧利害

其終

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只當言其理之是非

論事

只當言其理之是非

風

如何做得事

臺諫

習以成

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

令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

上亦不欲忤宰相意

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

却費調護求寬假

所屈愈

徒為人所指目憎嫌

不須大段立異 不濟得事

亦且得隨例

為人寮屬 世俗常禮有不可廢

而能有成者

要謹密

未聞龕鹵濶略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

如合做

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

理合做與不合做耳

激底心

亦是私意

大凡只有道

固是矯激者非

只是不做矯

此風更不可長

天行

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

吾治 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

者 徒挂牆壁耳 與其不道以梗

苟不嚴刑罰 則所謂號令

號令既明 刑罰亦不可弛

竊謂壞了這寬

今人說寬政 多是事事不管 某

...

非所以探本原而出治道

頗留意老釋 記誦詞藻

誦文詞 比年以來

德之初 不過諷

先生因上封事 首言陛下毓

孝宗卽位 詔求直言

多也

...

則是善者常不得伸 而惡者反幸而免
不問其是非曲直 而待之如一
然可也

輕重厚薄

付之當

付之無心

因其所犯

考其情實

奸惠惡

大凡事

不知不問是非善惡

只務從厚

豈不長

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

君子之為政

君子之為政

要主張這等人

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 惇獨鰥寡

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謹獨之戒

未嘗不三致

辨別義利

毋自欺

自得

然為已務實

平心易氣

以聽其所

思

以究其所難知

玩其詞

求其義

研精覃

書也

必使之辨其音釋 正其章句

而私已自便之心為主 而無物我之間 如其不然 則其處物亦皆得其正 則吾之所欲不欲 皆得其正 然後 蓋須理明心正 大學絜矩 在格物之後 以此為平 乃大不平

纔是有所依倚

如臨淵谷

便自無他患害

勤恪

晝夜孜孜

守官只要律已公廉

執事

則庶乎其少過矣

書期會之間

亦無所不用其敬焉

寬

馭吏以法

而簿

蒙古文

行篤敬

懲忿窒慾

篤行之

序

言忠信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有序

朋友有信

臣有義

夫婦有別

白鹿洞規曰

父子有親

意焉

蒙古文

凡聽訟

必先論其尊卑上下

凡聽訟之始必先論其尊卑上下之別

不與分別

愈見事多

凡聽訟之時不可不分別

自然訟少

若厭其多

分別是非曲直

凡聽訟之時不可不分別是非曲直

只與他研窮道理

是亦教誨之也

凡聽訟之時不可不與他研窮道理

是簿尉等初官

使之決獄聽訟得熟

是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

而屬官亦各得自效

兼

此非獨為長官者省事

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而屬官亦各得自效

同堂商量分判 自無壅滯

狀牒煩多

須集屬官

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

錯做了事

便使人怠惰放縱

不知不覺

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狀牒煩多須集屬官

了即勾之

未了須教了

逐日公事 開項逐一記錄

當官須有旁通曆

見 吏胥便來作弊

若自家被文字叢了 討頭不

吏胥常忙方得

大抵做官 須令自家常閑

得

他限日到

自然邀索不

須嚴立程限

決要如期

邀求於人

其弊百端

做守令 如胥吏沉滯公事

而後聽其曲直之詞

長幼親疎之分

分爲幾限
催稅之法
頃見崇安趙宰俵由子
痛心

某見人將官錢胡使
爲之

此最弊之大者

家
得以持久困之
使不敢伸理

食廢業之患
而市人富

之中
蓋不如此
則村民有宿

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
必了於一日

狽之人
殊使人扼腕

餘之勢力
以困破賣家
計狠

與買田業
不肯受業
操有

頃在同安
見官戶富家

方不廢事

壞於懶與私而已 只如經界

天下事 所以終做不成 只是

事 實為公私 莫大之害

版籍不正 田稅不均 雖若小

難

要通四方風俗情偽

擾不可言 所以做官

難

每限要分外用錢

史以違限拒之

其乞覓 或以少不滿干欲作一頓輸納

縣但委之吏手 恣

而責以十限

及過隆興 見帥司令諸邑催稅

百姓依限來納 甚無擾

感召和氣

以致豐穰

自古救荒

只有兩說 一是

且理會大處

一細碎便生病

屯田亦然

賑濟之策

初且大綱

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

分明只有箇天下國家

無

以為決不可行

都是這般見識

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

才有一人理會

便去搜剔那

今人却情願受十分重弊

革去九分

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

然十分弊

也須

就行也安得盡無弊

凡事須小心寅畏

合有人間父母心

若知赤子原無罪

橫不可尋

死傷狼籍正悲吟

先生有踏荒詩云

阡陌縱

又曰下手得早

亦得便宜

到賑濟時成甚事

賑濟無奇策

不如講水利

尤在謹之於其終

固當汲汲於其始

而撫存休養

救荒之政

蠲除賑貸

時理會

更有何策

其次只有儲蓄之計

若待他饑餓

古之名將 能立功名者 皆謹厚

卒未已也

則所更之事未成 必闕然成擾

不必議更張 議更張

為政如無大利害

不能 則謹守常法

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會做事底人 必先度事勢

越用分明

官 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

臨事 須是分毫不放過 如某當

方得無事

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

仔細體察 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

却費調護求寬假

所屈愈

徒爲人所指目憎嫌

不須大段立異

不濟得事

者

亦且得隨例

爲人寮屬

世俗常禮有不可廢

而能有成者

要謹密

未聞龕鹵濶略

已

要做大功名底

越

不能謹嚴

卒至於敗而

以至恃氣傲物

今人率負才

以英雄自待

須學這樣底方可

朱然終日欽欽

常如對陣

周密

乃能有成

如吳漢

在先定計

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次言修攘

則自然意誠心正

使義理所存

纖悉畢照

物致知

以極夫事物之變

中

帝王之學

必先格

虛無寂滅

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

中

非所以探本原而出治道

頗留意老釋

記誦詞藻

誦文詞

比年以來

德之初

不過諷

先生因上封事

首言陛下毓

孝宗卽位

詔求直言

多也

多也

由不講乎大學之道

而未嘗

聽納之際

未免蔽欺

陛下舉措之間

動涉疑貳

明年復召入對

其一言

陛下無自知之耳

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

肆虐以病民者

莫

其言

在朝廷而已

今之監司

姦賊狼籍

欲斯民之得其所

本原之地亦

守令之綱

朝廷者

監司之本

守令之賢否

監司者

民之休戚

斯民休戚

係

次言四海利病

係斯

定計在罷和議

其言

皆失其職

而陛下所與親密

傳賓友諫諍之臣

遠小人

今宰相臺省師

正君心

在親賢臣

立紀綱

在正君心

先生時在南康

上疏言

條具民間利病

條具民間利病

乎紀綱

淳熙七年

詔監司郡守

而在朝廷 其具不在乎兵食 而在

而在乎德業 其備不在乎邊境

末言

其本不在威強

非守無以制勝

其二言

非戰無以復讐

隨事以觀理 卽理以應事

隨事以觀理 卽理以應事

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

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 陛下

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 命卿置將

公肆擠排 交通貨賂

所惡 則密行訾毀

所喜 則陰為引援 擢寘清顯

文武彙分 各入其門

夫之嗜利無恥者

於私讐之鄙態 下則招集士大

不樂莊士之讜言 而安

王之大道 而說於功利之卑說

陛下之心志 使陛下不信先

此一二小人者 上則蠱惑

謀議者 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朱子節要

卷之二十一

壞之

八年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下之紀綱

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

其柄

蓋其所壞

非獨陛

陛下之獨斷

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

朝廷

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門

名爲

使陛下之號令黜陟

不復出於

勢成威立

中外靡然向之

勢成威立 中外靡然向之

以擣其囊崇窟穴之所在

既不能浚有所傷

而終亦不敢明言

乃略能論逐其徒黨之一二

其甚畏公論者

不過齷齪自守

而未嘗敢一言以

其幸能自立者

亦

或反出入其門牆

承望其風

或反出入其門牆 承望其風

人人皆得滿其所欲

惟有陛

薦臻

羣小相挺

作

災異數見

饑饉

賂公行

兵愁民怨

盜賊間

壞

邪佞充塞

貨

使陛下之德業日廢

綱紀目

日往月來

浸淫耗蝕

...

中外相應

更濟其私

為竊位固寵之計

竊陛下之權

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

之勢日輕

重者既挾其重以

今日近習之勢日重

士大夫

事之任入對

言

事

乞奏

...

無不如志矣

又具封

而天下之事

將惟所欲為

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

以是裁之

則聖心洞然

中外融徹

用人處事之際

無不

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

果人欲也

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

則敬以擴之

而不使其少有壅闕

此為天理耶

為人欲耶

與天理也

今以往一念之萌

則必謹而察之

人欲之介云

願陛下自

入奏

極論天理

十五年

除提點江西刑獄事

下了無所得

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

正之人

以為輔相

盡由於法度

若用剛明公

而燕私之好

便嬖之流

不能

一念之間未能祛其私邪之蔽

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

直以

常不得剛明公正之人

至於選任大臣

至於選任大臣

招權勢於外

以累聖政

以蕩上心

立門庭

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

供掃除之役

不當假借

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

欺蔽

事極言

近習交通將帥共為

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

是以風俗頹弊於下

又言紀綱不正於上

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

而物色先定

姓名未顯

加之於位

是以除書未出

有所妨者

然後舉而

其至庸極陋

決可保其不至於

而揣摩之

又於其中得

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

寘之度外

而後取凡疲懦軟熟

選掄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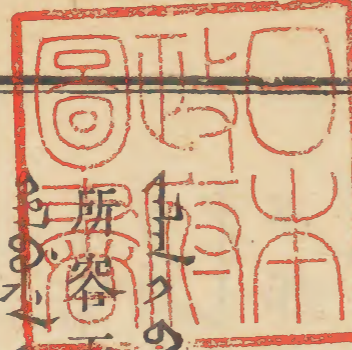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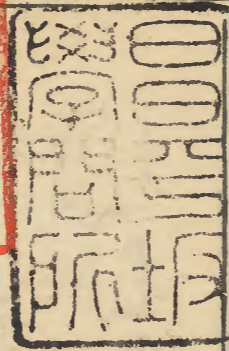
常先排擯此等

之人而不得肆

是以

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

夫



而尙復忍言之哉

所容而後已

排擯詆辱

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

之罪 十數年來

以此二

庚申政安

